

栖真館集

栖真館集卷之二十四

四明屠隆締真著

會稽呂胤基充符選

策

問 國家東防夷北備虜措紳宵衣蓐食憂勞廟
廊韜鈴環甲枕戈致命邊鄙顧南北枕宜同與否
與議者謂倭夷善用長刀斫截常用取勝南人畏
之胡虜之來如烟如蟻多而不畏死難可如何今
欲折夷人長技力挫其鋒制胡虜死命力殲其众

寧無其道與又方東地勢險隘難以馳驅而時或有阻山墮塹之憂北邊地形平坦易於追逐而亦恒苦無嚴城堅壘之限茲欲各坐制形勝無爲敵資果挾何術而可又東恃水戰北恃陸戰夫水與陸者我與敵之所共也必勝長策且復安在爾諸生東土人不荷戈東營必提劍西嘯東恬鯨漲北熄狼烽胷中當籌之熟矣願悉心以告我我將循是以得今之頗牧劉岳也

大兵者橈也橈登圓也橈勿圓則膠固蹶鑿狗擊

行立見顛躓故以機語兵起伏闔闢陰陽維
奇正之變不可勝窮簸蕩翕井風雨鬼神手不及
搏目不及眴倏忽殊狀跬步異軌子不能得之父
弟不能得之師法傳之書泥書則舛妙會之心師
心則欺有識掩干夫之雄而提戈而前五色無主
論倒秋濤之峽而用之對壘怯如孤豚故兵非沉
悶神智僞杰不能用也審乎此可得稍策南夷北
虜用兵方畧矣請敬爲執事仰敷之夫南夷之與
北虜其事勢蓋迥異東南島夷隔絕溟漲浮舶乘

潮小不戒於風波、輒葬鱣鯨之腹、其來有時、其數有限、歎其人凶穢狡黠、飄忽駛急、善用長刀、所斫、所向無前、西北胡虜距塞下甚近、鼓譟長驅朝發夕抵、其聚如烟、其來如蟻、日落沙昏、咫尺不辨、但聞人馬之聲、獨其人稍駭、慙癡笨、喜人怒、默無深長智計、崇其多而無知、閔不畏死、奮馬血刃、譬斬浮萍、乍開復合、我軍多所顧惜、怯怯貪生、以貪生之衆、嬰不畏死之虜、勢必無幸、而胡馬又擅不可近、中國之騎弗能當也、東南地形多溪山險阻、叢

簞箠常詰屈周遭欲馳逐則阻澗道稍不春則墮
阬塹車不得方軌馬不得成列西北朔野寬衍平
坦一望千里馬跑塵起飛鞚突騎疾于流星沙河
灌莽徒步可越泥垣土堡絕無堅城雲合蜂涌之
衆禦之難不難乎東方多舟師習水戰我軍膠矰
舳艫恒鱗次櫛比橫海蔽江而夷人不能多具舟
楫卑舸小舳出沒波浪我以巨艦直衝之可立致
覆溺是東南之所恃者水戰也北方平原曠野可
騎可步長戟短兵互相犄角彼敗而我追亡逐北

固如建瓴我却而彼乘勝長驅亦如破竹是西北之所事者惟陸戰也夫倭夷善以長刀取勝我欲挫之惟用長鎗若所謂稍竹篴笥者彼以長刀截殺我以鎗稍制之彼刀未我加而我鎗稍已先及我衆彼寡即如以十稍制一刀鮮不摧拉而東方溪山深紆篴蘆蔽密制勝長策莫如設伏自古善用兵者多以伏勝東方地形尤便藏埋兩軍相交我佯北引之追逐伏忽起闌出其後而我乃回軍擊之前後來攻首尾不救不盡覆沒之不止虜衆

性不畏死、我欲殲之、惟用砲石、若所謂佛郎機、
嘴銃者、虜騎一望、烟沙無數、箭不勝射、兵不勝斫、
獨火機砲石、齊舉競發、可以創虜心、而北方地
勢寬衍、岡坡坦平、欲無奔北、莫如嚴督陣、自古精
兵律者、多以嚴勝、北地易奔、尤宜防督、大軍在前、
督陣在後、一夫回戈、必斬無赦、兵知必死、有畢命
而前、寧進生一尺、無退死一寸、如是虜雖強、必衄、
東南非無陸戰、水戰爲多、方夷艘在洋、我急以舟
師撲之、必可得志、遲今登陸、便費枝梧、西北既無

舟師惟有陸戰我必出死命制之方可奏功一懷
觀望立見狼狽由斯以譚夷虜情實南北橈宜各
有攸當神明變化弗可膠也雖然選將練兵防危
慮患南北急務均耳今島夷戢波東垂晏然屬虜
貢市北無大舉無識者徂以爲安可得高枕將校
率市井遊食之徒以請託冒補兵士多老稚脆弱
之众以惰窳濫充將惟知指刻鑽刺以潤私橐結
要津而不知韜畧橈鈴爲何物兵惟知嬉戲遊閒
以竊糧餉延歲月而不知攻殺擊刺爲何事幸而

無事可以苟安一旦戎生心焉奸民乘而勾之猝
何以應此危逼也遇有小警脅息畏避曾不敢張
一幟發一鏃擄掠焚燹恣敵所欲比其大得志去
乃後詐爲揚旗伐鼓追敵狀而或拾遺弓殘矢甚
或掩殺邊氓老幼以上營虜冒功伐嗟乎此曹安
所賴藉邪將必精選務得英雄然後訓講有資緩
急有賴兵必精練日爲戰備又且足其糧食結以
恩威如是而識時觀變相機設權動于九天伏于
九地妙于鬼狐疾于風雨東恬鯨漲北愬狼烽端

公繇此

國家千萬年可保長無事矣謹對

二酉卷

終

栖真館集卷之二十五

四明屠隆繡巖著

會稽呂胤基允符選

文

會四明山靈文

廣桑子與吳子茂倩董子揚明葉子虞叔入南雷
訪友人汪長文氏將從南雷入四明已而山中人
言從南雷入四明嶺路險絕且初夏大雨後溪流
暴漲遂止不入抵家之明日廣桑子蚤起坐中庭

門者報一青衣人致書開械讀之則四明山霽詒
書嘲廣桑子者其辭曰不穀守在采阻欽慕足下
高風間者聞足下將舉王趾辱臨敝山且有事於
寧芳塞秀探奇闢霽發藻繪於毫楮標名勝於寰
羅營丹竈於崑扉函真訣於石室含輝韞寶九錫
此山益聞羅浮以稚川天台以子微華陽以通明
委羽以季主閭皂以輔漢懸霤以遠遊金華以初
平華山以希夷緱嶺以子晉青山以謝朓王笥以
子雲九華以太白衡岳以昌黎或留真蹟或垂名

文永鎮山阿同散天壤故今者不穀於足下有厚望聞足下之來喜動顏色松桂榮鮮猿鶴乍舞虎豹馴擾麋鹿踉蹌王童消除兪兒供命山出石髓水流胡麻掃崑崙以爲闥房藉芝蘭以爲薦褥寒雲霞以爲帷帳羞桂辛以爲厨饌釀朽露以爲酒漿風松簞以爲笙竽激鳴籟以爲宮羽剪荆棘以爲杖屨除蛇虺以清道塗勅嶺上白雲走逆行行李谷口不穀清齋三日敬遲屨綦夫何報足下不果來雲霞無光薜蘿失色胎禽孤唳清猿獨號冷月

鑑空山悲風吟灌木不穀次察而惆悵者久之夫
足下膠鄆士鑒識齋沉風神散朗腹胃千秋目遊
區部氣不染乎滓穢心常栖於玄真洗馬之膚神
面清許掾之情具靈勝謂宜抗手烟霞竦身崑崙
追迹禽尚希蹤仲長子不聞于道書乎海外則有
三山域中則有五岳洞天三十有六福地七十有
二孔穴相通鈎絡相連其中多金堂玉室藥爐丹
竈斑麟蒼虎紫鳳青猊神芝嘉木朱砂曾青雲笈
霞編大洞靈寶神王遊處真官窟宅以故高蹈玄

覽之士率好託迹焉何者人情處市喧則生垢溷
履高曠則來清虛凡夫濁士終身汨坳塵壘淪墜
幽塗壤重糞蛆亦足哀矣而從古需人仙客躡景
登遐大都從名山洞府脩證而得之卽不能然避
世之士取以縱心遠岫洗耳清泉脫是非于人羣
免禍亂於朝市全八口於空谷垂一家於名山至
如周長秦短漢興楚滅魏帝晉仁范蠡逃文種死
留侯謝韓彭臨耳餘交惡田實相傾錯盤結寃潘
石家難叢臺圯章華傾姑蘓荒金谷廢空花海泡

乎山中人悉充耳而不聞掩目而不見而桃花臨
岸鷄犬成邨牽犢荷犁夫畊妻饁沙明而水碧猿
嘯而鳥啼興至則葛衫桐帽沿溪而行稍倦則艸
毯藤床枕石而瞑斯亦逸名遺累者之所託也我
四明有石窓錦鏡千丈徐晃西亘陽明南連台嶺
道家號稱丹山赤水洞天震旦國中列於第九而
劉樊二真於此得道度世四方高人韵士往往躡
履而至裹糧而遊矧足下爲四明人石窓雲霧近
在程几居恒挾此山以詫海內形之篇章發之吟

咏累矣乃生四十五年未一瞻覽今者杖屨業植
南雷南雷距四明只尺耳顧乃舍曠士之遠心束
拘儒之鄙見忽昂瀑之奇勝憚磴道之險艱因車
返輒沮氣灰心望失清緣計就塵空對俗人于市
廛守妻孥于牖下世事填胸喧聒滿耳夫四明在
君屋臣丙猶不能撫衣一覽其勝何況五岳散在
九州者乎文何況十洲三島隨流乘漲無風而洪
波百丈者乎文何況崑崙玄圃遠隔弱水萬里者
乎夫垂足萬仞形如飛鳥者彼亦人耳臨絕崖墜

深谷王長之舍身爲道也足下嘗自許剡心遺累
除恐怖斷煩惱歷苦行以了道歸真而神氣不充
筋骨差屢書未見持俗腸而獲真道者也即又奚
以稱其參子遊焉不殺竊爲足下耻之書到願足
下厲志奮氣決策而來予如欲借鼎阿以著書則
石室天宮間可以藏先生之副本如欲脩道栖真
則劉樊之世窟無恙惟足下圖之廣桑子得書乃
作畚曰維明神鍾靈誕德淵穆朗登上帝錫之嘉
命俾治名山作鎮東海實乃無疆維休下走微天

厚幸得託名神封內生四十五年于茲始困賤貧
中縛婚宦久不能一登覽名區况采神界頃以屏
阻中道而還是用取說需詰舛望烟難以爲明神
羞茲者親灑瑤篇貽之塵穢導滯發蒙敬聞命矣
夫託迹高遐栖志幽絕妃崇霞而正孤雲交青松
而侶白石者至人之所以登真也鷄慶落離蜩蟠
泥壤競身名而遂刀錐附腥羶而嗜膚血者俗物
之所以淪微也下禿家大江之上頗與海氣瀕瀆
自幼廓落跡中于世味一切都澹惟澹故其干物

也不生牽滯惟疎故其于道也不能堅精山水幽
栖之趣少頗不減中年化吏奔奕道塗鞅掌簿領
京洛風沙被面塵土沒脛說諛是非日有撼頃其
身雖在冀北車輪馬蹄間而其心顧時時作江南
清溪碧石想後遂微惠思者從人口吻中脫歸歸
而四壁蕭然三徑荒甚宅西一園地如手掌大乃
鑿一池跨小樓其上池邊芙蓉芰荷交蘆蘋蓼野
鳬鳩鵲之屬無所不有而餘地更襍桃艸花竹樹
翳然蕭森比於仙人之葫蘆其中大地山河皆在

天下走日奉老親挾妻子淒淒其間客至則便相
共歡歌而遣放身世以故眷此蓬累息意客相以
雞豚爲麋鹿以豆藿爲松杉以野老爲伶斯以溝
瀆爲田井曲局如此是宜明神之見陋也雖然亦
竊有說下走聞之西教心淨土淨心穢土穢乃有
迹履淹淹而神遊閭閻身寄霧境而情染俗塵故
桓先生得道於爨下宋齊丘遺辱於九華古今遊
名山登洞府者多矣顧其遊亦大不齊玄真之士
託以栖真騷雅之士託以發藻枯槁之士託以避

患雖所繇不同均之足賢若乃廣買丘陵多植松
栢布莊丁以稅時挈青烏以上地裹糧累月爲子
係謀是爲利造本無山水之癖趣託爲登覽之高
蹤釣詭北山捷徑終南望車騎而揮鬼聽鳴騶而
動色是爲名遊不探霧閣不訪道真不采靈藥惟
揚声伎陳絲竹而放情山水沉湎麴蘖是爲俗遊
手牙籌而不輟計針艸而無遺塵容垢氣淪於心
髓而妄意杖履偶涉名山據危石而思構竄臨青
溪而譚米菰是爲尸遊若然卽所謂三十有六七

十有三者皆障也下禿品局雖卑神况廣澹身羈
窮巷心在霧縠迹溷隘湫情寄超朗胃中竊自謂
有五岳焉則明神必開口而咲之我我五岳散在
寰區寧有無其足下而其有胃中者業溷隘湫而
謬云超朗所謂強辭耳即千秋萬歲又胡津津尚
平禽慶哉夫靈秀發於造化玄閤闡於道流已則
不能從而復以謬言誑世是上銷折神需之氣而
下爲俗物張幟也嗟乎是余過也夫是余過也夫
下走請遂齋沐裹粮蒲服敬拜明神山中其幸爲

下走指示劉葵葛仙翁諸真歲丹留訣處下走且
苦志脩煉無負神休敢告下陳勿深呵護

種桃告花神文

夫桃之爲木通神辟鬼蕩穢滌邪華爛天葩實充
仙供益清都之靈根上苑之名卉故度索千盤天
台萬樹凡入之而迷仙遇之而竊儻天性寡所嗜
好人間之黃白寶玉珠璣珊瑚琥珀及古物圖畫
彝鼎淫巧毚玩之屬並不以關靈臺丹府而默好
卉木經東皇之雕刻寫造化之精華可窺天

經人巧尤愛種桃三月華開錦組爛然若陽絛
裏並褰綃衣易遷宮中齊列霞珮野人對之輒借
以忘憂療饒遣情遺世挂冠以來頗治三徑襍
花木從宗人乞得緋桃一本移栽園中當春著華
甚盛自夏歷冬颯焉萎死心殊悼惜今歲復從宗
人乞得一本維時政華今與竹松掩映姿態橫生
心目俱曠而花木稍巨恐不易活敬具隻鷄斗酒
爲文告花神土神維神念僕愛花之意密加護持
使土膏滋潤根枝堅好歲歲供幽人之玩它日方

冠布袍與三三爻人挾書把殘娑婆椀下敢忘神
休敬布腹心伏維監察

戒殺文示諸子

天地之大德曰好生人世之大業曰殺生造化因
薄輪運轂轉人爲異類異類爲人人之此生之爲
人而不知此生以前其爲異類何限此生以後其
爲異類又何限故釋氏謂今生爲我所殺之衆生
前世多有爲我之眷屬者言之痛切理蓋不誣奈
夫樂生惡死寧詎人情爲然故曉風逢檣則知

不逃蠅蚋被賢則知求脫牛羊將死則知斂練鷄
純臨命則知悲號鳥雀能假夢以謝恩魚鱉能化
形而乞命是知肖翹貪生含靈畏死萬物並育各
欲得所人之養生五穀蔬菓足以取給不爲不厚
寧有人生日用盡資萬物之命以爲養者天地生
一種聰明貴重者號之爲人又襍生千萬種愚蠢
輕賤者號之爲萬物均受生氣共處兩間譬之人
生嫡長子又生諸幼子庶子雖有長幼嫡庶其爲
子一也愚人飢餒無以生長乃於五穀蔬菓之外

生千百億萬物盡以供人之一生斷不然矣譬如
人生諸幼子庶子豈盡爲養一嫡長子而生之哉
不過以人之智力足以制萬物之命燔擘剗割盡
掩而殺之以充口腹以致貪饕迷人不知乃藉口
天生萬物本以資人食養如不食之生之何爲嗟
乎天生萬物本與吾並育共處天何嘗盡畀記萬
物曰某某悉以供人之食養者耶卽如虎狼遇人
則食人豈以萬物之命供人乃又以人之命供虎
狼邪天貴人則以萬物之命養之大豈虎狼則以

所食之人之命養之又斷不然矣人之力能制萬物則食萬物非天以萬物盡養人也虎狼之力能制人則食人非天以人養虎狼也人之食萬物與虎狼之食人皆非受天之命者也今夫蛆蚋之臭穢則人不食蛇虺之毒則人不食豈天盡以萬物養人而獨不以蛆蚋與蛇虺養人耶人偶摛得虎狼則取以爲食豈天命人與虎狼展轉互資以爲養耶是皆非天之意矣人之殺萬物也萬物之有時而亦殺人也虎狼之殺人也人之殺虎狼也並

作惡業冤對必償昭昭可知已今人縱不能長齋茹素擇已死之物一二種如佛家所謂五淨肉者稍資饑口稍充氣體結習已久始爲權宜以次漸除解冤釋結是吾之所望於世人也若有能體天地之生物念如來之大悲奮起勇猛除葷奉素永消惡因高登道果是爲上善吾尤爲世人願之此之不察而於人生日用之外更廣搜物命窮絕水陸以爲珍羞異味三寸之口所需幾何六尺之軀無過一飽君試思之五穀百菓菜羹素食飲噉既

足腹亦果然烹羊宰牛狼藉廢飫轉時之間便成
朽餒又安事盡噉衆生之脂膏骨髓而後長養生
全乎恣數十年之貪饕而積千百劫之冤業可爲
痛哭流涕夫僕少犯此罪不小近聞大道悚惕玄
律業已將無始劫來所殺衆生盡行超度無始劫
來所作殺業盡行懺悔於 玉皇上帝諸佛如來
之前此後斷不敢復作殺業更結冤讐隨懺隨犯
爲惡繇甚今不得已姑存一二五淨者駕三餐之
需又念既不以殺生之物自食而復以之食人已

則欲脫其愆而乃謂人於有罪是尤罪之大者故
僕斷自今以後一應宴會親朋亦斷不殺生焉供
濁酒園蔬間用小鮮稍加淨肉業生入世情非得
已較之戒律猶爲罪飲食言笑嚬情叙歡如是
足矣親友賢明相能體亮此情者雖因此得罪所
不辭也

振真館集卷之二十六

四明屠隆繹真著

會稽呂胤基允符選

跋

平番碑跋

西兩夷自漢通道武帝今唐蒙葦略定冉驪叩棘
司馬相如馳文告諭父老蠻夷酋長蓋其事不過
騶縻紛飾國體固未聞斬俘封觀大創戎心我
太祖高皇帝神武開基 皇靈遐暘遣將南征蠻

孫觀伏交臂繫頸歸命靡遑朝廷置松潘威茂四
鎮彈壓彼中四十八砦犬牙相制尺組牽之如駟
孤狃二百年來西隅按堵頃者承平日久邊將偷
弛籌畫稍弛戎頗生心比者國師喇麻狡鷙好亂
自立爲渠率誘合灣仲占柯等數十餘曹剽牛詛
盟肆行屠劫邊氓患苦開府宛陵徐公元太沉毅
神明誓靖氏羌始猶欲以恩信削平之凡三檄告
諸羌傲然聚攻破堡擄戍人割耳抉脇以示無恐
公乃決策征討上疏請便宜益軍資上皆報可

命大將統師列校偏裨各分隊並進今得隨宜相
機臨敵制變無拘文法無泥成筭而又遣二三文
臣叅謀調食督陣紀功與諸羌戮力犄角累戰累
勝虜大挫衄擒斬俘馘若芟草菅獻捷計擒戎首
三十有奇俘馘壯虜七十有奇破碉房千六百有
奇諸鹵獲無筭窮寇赴梟河死兩河悉平白草偏
頭博賴悔罪請款西南晏然事聞 天子嘉說旌
賞撫臣以下有差蓋其功略與伏波武侯南征等
埒府蒙馬卿瞠乎後哉疆大夫及邊父老請立石

紀功以告後來威羗虜碑文

汪司馬道昆

手而屬不佞叙其後不佞文墨賸儒創知兵事必
也炳揚國家威德以耀于千古則有司馬氏之鴻

事作

一卷終

栖真館集卷之二十七

四明屠隆締真著

會稽呂胤基允符選

贊

題王百穀五十小影

癯而瑤瑤炯其靈目骨稜稜而神足形如鸛鵠筮
長而蕭衣不裂而一幅持羽翼以當塵王羅三氏
于腰限鐵而剝毫塚而禿家寶片牘人竊餘馥購
鷄林而藏酉麓名無經而走四域語則綺而心則

襟晚而皈依天竺持論准乎理惑其因地也龍樹之與金粟也耶

太傅呂文安公小像贊

田竇相傾爲青爲沴而公於中手運斗杓太和元
氣子孟顥擅翕張詭恣而公此時發光歛采危遜
兼濟澡皓之翊皇儲宋琦之定國是勛伐既隆急
流勇退世方如蚊蚋之嗜吮而公已遂冥鴻而遠
逝斯其爲冲夷恬遠而大人之表當世乎

馮開之太史像贊

其額龐其氣昌其神發以藏道先鼇極文苑虹梁
既遊祗園領無生之旨亦登玄圃授不死之方收
之則滅影於一室放之則漂志於八荒衲衣斗笠
踟躕四顧而徬徨知濁世之不足與顧攬袂而與
婆手黃唐

聶尊師像贊

甫七齡而訪道散萬金以煉藥志窮絕溟而委蛇
身挾大翼而揮霍朔玩世於金華尚栖真於五岳
蚤授扶桑之王經累驂緱嶺之玄鶴師猶婆娑手

人蒙其徒往往冲舉於碧落夫其知之者謂其書
名於上清不知者謂其懸壺於城郭嘆第觀其紫
籙玉帛而軒軒乎顧胡得不求之於寥廓

袁履善先生像贊

有叙

履善先生古埋照人也蚤嬰官紳夙挺烟霞心絕
世氣氣凌霄外仕路嶮巇脫身虎口飄車尚羊抗
身鶴背浙瀝一瓢縱浪五嶺碧平之身世兩忘玄
度之情具翼勝迹潤下界名書上清當世之了
道至人非邪不慧去歲遇異人虎林與先生同愛

還丹結刼外千秋萬歲約至希矣戊子夏日先生
過訪余四明出小像見示風骨泠泠居然大赤清
微桐柏小有中品於是爲之叙而贊之

黃冠絲絛其仙真邪手持木患其西方聖人邪泠
泠蕭蕭烟霞其骨與神邪夫其隘六幕而芥萬物
其天之放民耶余將與西躡閬風之頂東泛扶桑
之津耶

題龍君超像贊

白晢而美豐下而頤目炯炯而電閃神曄曄而霞

罪心澹澹而忘梳頂青王之冠服碧烟之衣綜千
古而通三氏寶需明而齊知希師東華而受安妃
吾所慮道成而騎鶴太肥將安車輒輪而朝清微
李處士像贊

說

夫百年而前亦有先生百年而後亦有先生夫貞
于于而髯踈踈是先生之形夫心芄芄而靈瑩瑩
是先生之神何以故浮塵泡沫四大者假萬劫不
壞靈光真我至人妙悟手挈陰陽出六合而彫三
光蛻彼煩渴以遊清涼夫道近在眉睫遠在大荒

君其不信請問之晉楞嚴之覺皇

諸生

名在諸生隱然公輔清姿水映逸氣霞舉學綜奎
壁文饒龍虎苞元命於太初蹈先民之遺矩雖
青衿冠仄注乎而陶鑄二儀肇利萬物咸裊拓於
心府茲爲歷時之上喆寧獨皖士之翹楚與

純陽祖師像贊

夫其龍驤鳳舉光射六合者貌也提挈陰陽揮斤
八極者道也拜柱下揖雲牙坐在立亡者竅與妙

也玩弄人代廣度羣有無翼而飛不蹕而走位登
上清而名常在婦人女子之口噴純陽非仙黃龍
非佛三教混冥同堂異室靈光即慧般若亦曰真
空無恙雲盡水乾

二十七卷終

極真館集卷之二十八

四明屠隆繹真著

會稽呂胤基允符選

銘

邵武縣令之罽張君墓志銘

之罽張君諱邦仁字孺毅大司馬東沙先生伯子
也不佞結髮受知司馬公與之罽君稱世誼不佞
既傳司馬公銘司馬公季子孺愿母吳夫人至是
之罽君仲子殷仲復持其叔氏孺宗狀以之罽銘

來辱按狀張氏祖宋魏國忠獻公後明公栻十世
祖原一公者宋南渡後由臨安遷鄞之槎湖五世
爲宏靜公諱迥元末以行義表俗生四丈夫子孝
爰醇至有連瑞仲寧三公諱叔誼生文三公諱公
囑公礪質菴公諱緒累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
是爲曾大父生葵軒公諱忞累封叅政贈如質菴
公官葵軒公生司馬公諱時徹字惟靜人稱東沙
先生進階榮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叅贊稅務配
陳贈夫人君其伯子生而蚤慧占對竒穎文定公

大繩之目爲英物年十四補郡博士弟子十七廩
於學宮試鄉闈及南北闈者凡九竟望數奇不第
君爲司馬公嫡長應得任子弗屑顧推讓仲氏孺
覺而君遂以貢終邵武令云君挺絕異之姿伉爽
直喜漁獵經史淹通稅能氣貌雄偉譚議閎廓大
有英雄風骨見者神悚爲古文辭若詩賦不甚經
意矢口落筆驚飚急峽淋漓滿帙要歸沉雄居恒
慕公子無忌傾身結客輕財樂施尤好譚兵門通
俠徒家養死士騎射劍術俱有神解又頗效三河

少年風流自命岑牟單絞遊乎酒人徵歌選伎一
揮千金拘轡之士見以爲過通脫少檢押而不知
自不失豪傑本色始司馬公攝篆本兵屬虜薄京
師中外戒嚴君奮然欲自請提兵出城與虜特角
且繫王羣于頸獻俘封觀會公以內艱歸不果其
後虜夷內訌東南罹焚燹之禍慘甚居上書總督
胡公畫戰守方略胡公大奇之延置幕府面咨戎
務多所采納焉其令邵武也釐奸剔蠹擊斷如流
稱神君而身有傲骨不善諛上官取容當事者訖

之遂謀拂衣去而君亦漸老乃歎曰丈夫抱龍
氣生不能提三尺坐軍殿東蕩鯨漲北掃狼烽維
通侯印安用號壯士爲臣精銷亡雄心行盡則有
龍藏負葉老頭陀生計在是寧詎非大丈夫了局
時邪于是閉門脩禪觀兀然清枯無何病遂不起
享年僅五十有六惜哉配戴氏工部主事戴公黻
女繼毛氏太學生毛公國賓女子男三長子庠生
母柴太學生後君四年卒聚叅將艾君升女次子
庠生母徐聚僉憲袁公大誠孫女少子廕生母曹

後君五年亦卒聘中丞周公和曾孫女女一適太宰屠公濬曾孫庠生本元孫男一應崧聘太學生毛君某女孫女一許知州董君國俊季子某有詩集行世不佞嘗序之銘曰

卓彼秣壇鰲孤先登霞蔚雲蒸堂堂齟鋌矢石奔崩龍驤蛟騰致客千里義俠是稱公子信陵寶劍補履三尺見繩折腰安能返而初服江壩田塍烟爇雲朋飯心象教覺皇首楞以討三乘豪士掉頭脩然髮僧悲公右丞

明故諡封王氏宜人墓志銘

不佞承乏儀曹數從姜泰符吉士遊甚善泰符蓋
通偉伉爽士無何不佞望流言免官歸而泰符改
諫垣抗疏請皇上建儲忤旨左遷雲中尉覲還
里第與不佞相見驩甚一日修幣再拜以其母宜
人王氏志銘見屬不佞與泰符生平投分若母吾
母義不可辭按尊公觀察甬洲先生所自爲權厝
志宜人者觀察公无配出邑中著姓幼而莊慧及
笄歸于觀察公公方在膠庠以勤佐公卒業明年

翁慎齋府君捐館舍姑太夫人在堂觀察公歲遊
學於外宜人獨身侍養甚劬歲丙午觀察公舉於
鄉案上春官不第坎塲侂傑際宜人益茹辛勸公勉
赴前期無退墮丙辰公遂登第值太夫人憂未及
襄事而倭夷猝至城邑殘破宜人倉皇奉太夫人
柩出奔室燬于寇觀察公歸而營塋羈旅郡城綱
紀內外悉倚辦宜人己未公北上廷試宜人從行
洎觀禮部政兇三年旅食蕭然宜人至脫簪珥以
佐朝夕及授膳部有三殿之役寅入酉出不息寧

處宜人愈勤拮据躬治蔬食視寢興嗣後公督理
滑河巡河北相衛守陝右商洛數歷中外十餘年
所至藉宜人匡贊居多每從容規公曰刑獄財費
兩大事不可不慎殺人命以立威名朘民膏以作
無益如天道何故觀察公在事用刑維恕不苛經
費務節無汰人皆歸美公得賢內助云公以朴忠
不能借俗謫判常州不期年轉南刑部歷三載遷
廣東僉臬凡升沉出入宜人每與公偕未嘗以風
波填撼動容勤儉之操久而彌厲乙亥觀察公竟

以比部時執法不撓爲仇人所誣報罷宜人了無
纖介歸而與觀察公謀所以終老計粗備桑麻花
竹課子治生賢哉鹿門之隱乃宜人則先觀察公
卽世矣其後宜人長子泰符登甲第讀中秘書歷
青瑣抗章忤主直聲動天下宜人皆不及見惜
哉宜人天性端嚴寡言笑雅尚澹泊耻事紛華貴
而不驕貧而克儉浣衣糲食婦德休哉乃其性然
奉丞管事甥姑維謹夫婦相敬如賓待諸姒宗姻
以禮有無相推與不恡教子嚴型范不務姑息給

諫君宏才亮節爲時聞人雖得之尊公過庭之訓
爲多乃母氏教育功非尠小也處家事雖纖細綜
理必躬必豫觀察公以故得專心正事不牽於內
顧憂求宜人於古彤管中其婦樊姬敬姜羊舌之
始之儔與宜人卒於萬曆丁丑正月二十九日距
生嘉靖癸未七月十三日享年五十有五按察公
歷工部卽中河南僉憲刑部卽受三封俱宜人生
子二長應麟字泰符中萬曆癸酉浙江鄉試癸未
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改戶科給事中娶劉氏

尚寶卿西川公孫女邑庠生述菴公女次應鳳娶
汝州守董春野公女女二長適邑庠生葉怡孫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寅齋公孫楚府典寶方石公子
次適邑庠生馮時俊四川左布政使綿川公子女
孫一許馮宏南京刑部尚書貞所公孫雲南鶴慶
知府師貞公子銘曰賢矣宜人蹈道秉禮約而能
裕豐不及侈從夫於官脫簪與珥閨門交儼如賓
如朋臨下母雷事上母陵矜矜冲挹維沉維升夫
君則賢德義用增教子義方是切是標予以追琢

蔚稱瓊玖以懋哉今名是爲不朽

明故孝子亭溪戴公墓誌銘

余按楊孝廉狀亭溪公姓戴氏諱士光字子謙系
出宋戴公至藻大小戴傳三禮學爲儒宗東晉時
高士安道隱剡溪後散處浙之黃巖南塘代有聞
人宗嘉泰間石屏先生偕其從子陽將四明至西
鄉石馬里愛其土風淳樸家焉歷世孝弟力田數
傳而爲敬六府君諱敬祖汎愛好施爲長者生子
怡稼處士昇承先慕古始作祠堂行朱子家禮昇

生鍾封承德郎東昌府通判鍾生默菴公是爲
縣中大夫鄒昌府知府用治行祠於學宮而戴始
顯浩生茂軒公標以鄉貢任福建興化府學司訓
遷連城縣學諭以子貴封奉直大夫南京刑部員
外郎奉 詔加三品服配杜氏封宜人櫟子五人
其一爲鯨性行馴謹以兄弟貴輸粟授宣義郎世
稱之曰宣義公是爲亭溪公父公嫡母徐氏太孺
人牛氏陳氏太孺人公至孝五歲而嫡母嬰疾日
夜號慟額天禱於北斗願以身代至七七之久夢

終夜神授母以丸藥服之而愈公之純孝

矣弱冠宣義公卒柴毀骨立殆殆復蘇色養母氏
務極承歡小不豫藥必親嘗衣不解帶至母歿哀
毀一如哭其父歲時蒸嘗泣偶語及亦泣蓋孺子
慕終其身已爾時奉直公與杜宜人齊德鑑老而
諸伯叔父靜山鰲出守滇南南江公鯨叅藩八閩
東石公暨開府西蜀少山公鰲分司徐洪公念諸
伯叔父俱勞王事不遑將父又念父宣義公蚤世
弗逮養乃獨身代養諸凡定省溫清惟力是視奉

直公與太宜人安之若忘其諸子之散之四方也
初宣義公捐館舍仲士宏才八歲季士允未及周
門以內形影相吊而富家日責其子母錢時公新
娶孀人奩具以紆公家急而勤身課業伊吾至
丙夜夕以爲常又督課二弟俾有立仲氏早卒撫
其孤如已出初仲氏欲以空敝屋易割公棲室公
欣然割之無難色析產推美產二弟而已取其敝
瘠者人以公方古薛包當是時諸父冠蓋盈朝今
補爲膏潤計何欲不滿乃公一無觀而獨好脩墻

書研求黃農姬孔天人性命三才之理甚晰爲文章根極理要師心匠手母所剝襲弱冠補博士弟子每試輒屈其先輩督學太原孔公有人倫鑒太奇公取冠多士尋丁內艱勿廩後七試七落乃囑曰吾弗獲事吾父而獲事吾大父母諸父盡以經學起家印累累乎而吾一經獨七試不授力田同寮歲徇不逢命也且諸父業榮其先吾復何營乎是拂衣罷諸生而從野服純孝懿行晚益茂明望者改容侍者銷鄙而公亦用和光杜德輅與鄉三

老子弟遊言行卓然爲世型范隆慶二年給諫等
溪鄭公以直道出令鄞雅慕公高脩禮幣駕如公
第請益焉仍表其廬曰養高敦素而復爲推轂於
郡守革野周公周公欲見之卒不爲屈鄉飲延公
賓席禮幣再至爲一往後遂強之不赴明年諸生
以公行義聞于開府近滄谷公公核之而信遂爲
其堂曰順德命有司歲給米三石肉十斤布二疋
旌孝也會上 仁聖慈聖母后尊號覃恩宇內遂
以儒官應 詔如例冠帶公以諸子勸勉一再辭御

而卒仍野服如初公爲人至穎環實軒軒霞舉天
性朗洞無町畦莊不至凡溫不及媒望之岳岳卽
之熙熙詩社文酒與賓友爲逍遙遊而造次言動
一稟法律程於先民智計深長善料事營爲爲人
解紛平居好卹窮周急赴義若渴物情歸焉姻家
張誣繡當戍公庭諍卒白之張以厚幣報謝公正
色却之曰吾憐若寃寃而白之而因以爲利可乎
黃氏姻嫂嫠而簠持祖塋地質於公每歲復以地
租遺之及嫠歿乃舉地還其姻弟曰黃氏塋地沒

於吾黃鬼且餒餒黃之鬼以自豐不祥有姻婭幼
諸爲人婢公贖還之而今與婦黃同居長乃以貲
擇良家嫁之徐孺人之喪親友未奠貲二臣銀器
以獻獻畢失之公曰柰何以吾母故累友爲償之
奴有再盜者再赦之奴卒感激改行爲善表兄持
僞券貸金公覺焚其券而已佃人負公租數千傭
其幼子終身稍長念其母老俾歸養鄉里頌義無
窮云公無他嗜好築宜晚居莚名菊多至數十本
憲前雜植石竹菖蒲蔓草盆女黃金鱗百頭便自

有夢溪間趣暇則焚香跌坐作老居士或披圖
詠先王之風意度條然文和眉山父子詩宗天寶
大曆諸公有亭溪漫稿若干卷藏于家一日疾作
將易箴呼子利及諸孫誡之曰士貴修身砥行無
媿靈明以還造化文章空花榮貴腐鼠付之倘未
無爲直率嗤蓋卒之日無問識不識無不奔走哭
臨聞之中丞大夫中丞大夫爲給銀禮葬立石表
曰有明孝子戴某之墓嗟乎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秉彜好德疇謂今之人心不黃虞三代乎公配黃

氏諱潏順爲四明衣冠右族有賢行生丈夫子三
長旻冠帶掾史娶陳氏太僕寺少卿思齊公侃之
孫女貢士龍岡公文之女也次昶鄞邑庠生娶韓
氏郡守逖川公克濟之孫女少尹虛菴公繼周之
女繼陳氏繼周氏次昌娶唐氏繼韓氏旻與昌皆
蚤卒昶最賢而文孫男八長君治次君法次君湯
次君授定海邑庠生少年文聲藉甚爲余門人次
君溥次君美次君賜次君善皆彬彬世其風曾孫
四長曾大次曾寅次曾與次曾魯曾尚幼孫女二曰

德安適寧波衛指揮僉事王取任公生以正德
酉八月二十五日巳時卒以萬曆乙酉閏九月初
三日卯時享年七十有三以 年 月 日葬於
桃源鄉宋家橋祖塋之側銘曰諸父並起而卽纍
纍而綬若若而公獨隱約逢掖藜藿而辭藻河漢
而行義衡竒穆其顯灼生式其閭死臨其櫛名無
翼而翔乎六幕

明故承務郎沂州同知松石凌公墓志銘

松石先生姓凌氏諱東周字伯用凌出姬姓苗裔

先世有萬一公者自湖襄避元亂徙家通州遂爲
通州人六傳而爲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瑄瑄生兩生稼隱公棠稼隱公以穡事起家埒
素封敦人倫尚義槩時從兄芹溪公官中丞龜田
公官郎中高其門閥稼隱公獨脩然退處於毛褐
處士之行公有子五仲即先生先生垂髫輒能屬
文藻思空涌人謂稼隱公有子不終素封稍長從
里中陳司寇公授經司寇公大奇之云之子才他
日當出其兩伯父上季十六補諸生名稱藉甚尋

入太學爲太學生大司成西玄馬公一見器先生
目爲天球國寶必登赤墀光廟簾非他言生比也
乃聖數奇索舉不第益肆力執苑蒔爲諸宗子弟
及鄉後進多執經問業先生爲摘其瑕纈示之型
范士類宗焉先生既困一第雅不欲補吏受人強
勸駕謁選天曹太宰嚴公得先生試卷詫曰此庸
春龍文柰何下駭驚衆將破格用先生竟不果銓
掾有欲爲先生夤緣得美地者正色謝公授同知
沂州曾守缺視篆壹意砭劑振刷一切錢穀馬政

獄訟務釐奸剔蠹毋民息肩先是郡諸生無業禮
經者先生上言督學鄒公曰禮檢柙世道整齊人
羣不可缺矧沂宣聖邈墟而諸生督焉不講于禮
經如雅言何請得宣示博士弟子員有能創起業
禮經者即與青衿列于是沂如知習大小戴先生
倡明之力也時臣盜波商人覬以賂免商果暮夜
乞哀先生叱曰盜伏三尺義無連平民何昏暮私
請之爲商銜恩搏穎太守至傲而凌物判以下調
事焉先生不激不阿守願敬憚先生數浴以郡事

是時淮上朱司空大脩河渠檄四省能吏監役先生與焉登鍾輦櫂釐軒輟圻厥功茂哉司空亦雅知先生勞比圭璧告成將叙上賞績而先生遂授勅決歸築室山麓治園河潛日與羣從子弟賓交爲詩酒社歲時風日熙明飛觥授簡若彭澤甫里香山輞川人士豔之先生工詩尤長五七言不若雕飾天質自然暢于性霽洽于玄賞蕭蕭洽洽如也生平高行義傾囊倒囷以急困窮嫻族里閭待以舉火者無算州里造舫之役民苦破產先生力

白之當路議罷之鄉人戶祝先生云先生九歲喪
其母孫孺人哀毀幾絕及事繼劉

樵真館集卷之二十九

四明屠

隆緯真著

曾稽呂胤基充符選

墓表

汪禹又徵君墓表

嗟乎世何可無耽文修行淹雅玄寂寥朗士哉大
官擁牙纛威騁從以驕里閭賢分矜羅綺遊治宣
其汰盤烏石豐殖阿堵聃聃錐刀而自附于身名
俱泰彼且土苴措大童烏耄白書中老蠹魚假令

腹胃千秋不當一鮑是絳灌嫉賈傳程卓之所爲
易長卿也姑無論其他卽如四座颯沓豪塵並陳
文學好修士娓娓霏玉屑而出之而捧不識丁者
口噤目張亡所訓舍握如椽不律吐鴻苑揚菁華
上光廟時下擘方輿懸書國門藏艸名山此將屬
之寒儻乎將屬之市上豪乎彼以僉面椎顙而淋
漓膏馥此以霑心帛手而挹灑清芬我知其亡當
也新都榮三事賢素封而耽文修行者遲遲不少
乃稱文必丘汲而下稱詩必黃初而下稱書必蔡

韋而下則新都實郝闕于兩汪先生云兩汪先生
者在歙爲伯玉司馬在休爲禹又徵君禹又諸淮
士林稱爲羅山先生始遷自婺父爲萬戶公文璽
初未有子家饒于訾公有陰德兩羽衣道士見夢
曰若樹德廣矣我兩人請依若家以報而公之側
室馬少君連舉伯子浙及禹又禹又生而韶秀年
甫及舞象于書無所不窺下筆千萬言輒傾其儕
輩補邑弟子貢以廩餼通籍太學禹又雖從博士
家而顧獨大肆其力于秣壇騷雅業其後連蹇有

司而詩若古文辭日益適上新都自嘉隆以來司馬公執中原牛耳盟二三薦紳鄉老各建一麾而禹又實挺龍弧先登此其比于司馬所謂將左右軍不在偏師行列乃司馬懸諸日月而禹又未大炳烺其名位畱也以今讀禹又詩爲古體蒼然爲近體錡然光采奕奕然風骨泠泠然法無不比律無不中神無不傳情無不克而愍之歸于沉鬱明暢抑頓清饒夫近代作者如雲大都有遐心而無全力有猛氣而無深中朝而吾伊暮號都市雨學

柄管輅領宗工肌理粗具神精索如今日傲倪空
羣人大將一旦久而論定爲大力者所駘除悉
掃爲飛煙冷風耳當飛煙冷風時裛金剛推鬼而
獨立非禹又之詩而誰禹又又修名砥行踈厲矜
莊弱冠結客喪其先萬戶訾盡人以爲言禹又手
一編曰此吾產也富人子訾頃而詩黔吾訾黔而
詩頃而賈奉千金易吾曾中五七言不予也穆
廟初年有詔徵郡國賢良縣推擇禹又禹又上書
力辭不就會其事亦終寢人方禹又秦系孟襄陽

矣禹又配程爲名臣襄毅公會孫女賢而與禹又
同德如於陵鹿門生子懋孝側室程氏生子懋學
懋功金氏生懋德女三人孫男五人景堯景雍景
文景昌景星孫女四人懋孝字虞卿最賢而藻雅
不佞嘗叙其詩蕭穆清遠禹又不一哉于是不佞
爲書禹又生平大略于墓門之石而銘則先生之
交吳君爲之故不復詳也

樞真館集卷之三十

四明屠隆緯真著

會稽呂胤基克符撰

誄

少傅呂公元配一品夫人夏氏誄

有序

萬曆十四年丙戌七月七日柱國少傅餘姚呂公
元配一品夫人夏氏卒享年八十有三嗚呼哀哉
少傅公起家史館歷宮坊由司成大拜光輔肅
皇帝皇帝英明當時號稱多故小大臣工惴惴採

過率不自全少傳公忠勤在事卒與福會當公居
密勿重地日久固廬靡皇休沐夫人督諸子婦拮
据家事犁然就理以故公得壹意竭忠事主上
不以家務嬰心論其大者即如力勸少傳公上建
儲疏却陸衛刷昏斯蓋踔絕偉丈夫之識乎又弘
樛木之義下逮羣姬嗣鷄鳴之風躬親浣濯實而
能降富而不汰於都哉光於女史烈於彤管矣少
傳公一代異人翊運綦隆相業鴻臚然夫人內助
之功不歎小矣嗚呼哀哉夫人捐館舍餘姚邵中

丞爲之狀山陰朱少宰爲之銘新都汪司馬爲立
傳少傅公自草行實而不穀隆辱知於夫人長子
祠部君元及長孫宛陵理胤昌乃作誄曰

羅刹西注大海東奔秦望宛委盤薄吐吞山川靈
秀句餘是屯是生巨公曰嶽降神才啓閭輅勛華
旬翕甄陶埏埴天闡地垠平允六符協和三辰方
諸陽燧乃有夫人猗與夫人胄出神禹節度功宋
賜第東土夫人玉質蘭畦蕙圃幼躬令聞來嬪於
呂來嬪於呂婦德罔疵上事宗祊下倡諸姬厠膺

滌髓桐政維宜少傅直館簪筆赤墀辟離振鷺爲
多士師載出載入南北馬簪夫人理家不嚴而肅
燒畬以田誅第以屋飾不珠琲衣必浣濯義蹠葛
覃賢稱樛木麟趾發祥螽斯多育少傅綠髮晉司
馬鉉夙夜在公忠智並宣絕昏貴倖折節才賢建
儲一䟽挽日回天夫人相之厥有勞焉功成身退
六月乃息嫔東山之絲管眷贊皇之泉石酌松下
芳觴壘壘花間芳博奕卿雲爛兮綠衣寶月燦兮
約鳥嗟觀守之與鮑姑方同占乎仙籍夫何七夕

夫人告徂姮娥奔月南岳歸圖明珠逝浦連城去
都嗚呼哀哉蘭風含凄桂露薦冷蠅蛸書霧焰耀
霄耿鏡在奩而長毀衣在笥而永屏龍笙折兮無
聲鸞馭征兮斷影少傳暮年當此憂悴臺空鳳翔
漢捐霞珮今儀不存女誠猶在名花開而孤吹華
鐙張而獨對歌寒珠箔舞上高堂酒肉層累鈿翠
成行此芳榭而嘉木被殞宮而白楊羌俯景而感
事轉惻慄而悽傷嗚呼哀哉生榮一品歿登上壽
卹典有加寵靈孔厚金釭王座文軒朱樞千人輓

歌諸孤哀夜梁溪今妻鹿門嘉偶敬姜之共勤無
斃樊姬之懋淑不朽嗚呼哀哉

陳烈婦唐氏誄

有序

陳烈婦雲間人侍御史唐公本堯女也唐公初娶
王孺人爲別駕王公女繼娶胡孺人爲中丞胡公
女孫生男光啓及烈婦光啓年纔舞象材擅雕龍
將擷晶華騰驤秣苑洵西極之古光岱淵之靈寶
不佞忘年石交也烈婦生而秀慧性復共莊姿素
懷冰材饒詠雪五歲授書悉通大義七齡亡母依

于長姑青春閉戶鸞鳳組其繡紋玄夜號龍虎
響彼細帙月姊天孫人稱聖女仙姿霞骨詎字几
兒同邑太史陳公石渠鴻彥揚茶藻于蘭臺公子
允正玉璫黃流蔚嘉声于芝圃侍御公乃許歸焉
富而尚素躬德懼之齊眉貴而能勤習少君之提
甕叶鳳諧鸞雅而調瑟鳴鷄弋鴈肅以若賓允正
才情並美挺秦嘉之俊姿膚神翼清抱衛玠之羸
疾美好不祥清露晞于朝日玄宰譖妬崇蘭敗于
秋風神劍沉浦連城去都鳳侶既捐鷁雛旋天白

日陡昏輒分此身之若寄朱顏立稿卽處人世以
何心桃李芳妍質本春卉蘭鞠幽冷節邁秋香少
日遺簪鏡不拭而轉翳嫁時故襖笥任疊而爲灰
顛勇在高堂晨昏或缺夫淹淺土窀穸詎安暫留
此不死之身期畢我未了之事相冢有道剗塋必
親隴草芊綿野風淒緊紅樹白楊彼猿啼其如訴
黃沙堊土雖烏吻其俱傷白髮衰親無兒送老綠
鬟少婦代子承歡霜未零而擊絮親奉寒夜日將
旦而進餐手烹甘旨人謐嗟稱舅也歎息得婦如

此有子不如內秉堅貞乳乳自矢外理家政井井
有條响沫保母不忘故情喪葬長姑力分兄義念
亡舅而卹其季女憐小姑而逮其所生身後之事
差完死殉之計遂決策喪禮而棺壙含殮舉無遺
漏屬陳產而兄弟姊妹咸有推恩訣兄而戡身戶
內節烈隱而巨窺謝父而留書帶間神氣整而不
亂夫死婦死強生之歲八年舅存身存必死之心
一一不生而生冀少效于陳氏未死得死亦何戀
于人寰嗟夫死事易成事難須眉之夫媿之并襦

之媼何有死生亦大矣婦能死又能善于處死余
曰女聖殆非諛耶于是爲之誄曰

虹流華渚慶都發祥放勲豐胙邁跡平陽以國爲
氏後裔曰唐西派東流支分長水穆神堯之鴻德
洵遠被于江漢代有今人蹈道秉禮門閥蟬連文
質相底或纓組而翔天衢或褐王而行蓬藜峰泖
竒結是生御史晞暉御史閔博以溫嶽嶽柱下出
歷江藩覽天道之止足蚤歸賁于丘樊伯子曰啓
晶瑩琤琕惠而好我風義是敦嘉祥益勃復挺賢

媛維茲賢媛煌煌閨秀若蘭若蓀爲瑀爲玖蕤婉
嫺而明慧姻女誠與家誦妙徐洲之牋記工蘊蕙
之刺繡并而歸陳爲史也婦厥壻清韶亦庶嘉耦
既執巾櫛遂躬滄滄賢而能下才兮無有共以相
夫孝事其舅中閨外朝肅若賓爰鷄鳴視旦德義
切栢華綺罕御于身流黃不去其手夫嬰龐疾奄
奄下泉卧不解髭妝謝糞鉛逮其臨革若中莫宣
願以身代跼而籲天陳宗宜祀婦軀可捐帝閭遠
而宵茫夫命湓而隕滅嗟冰坼而霰零陡雲霾而

地裂卽無心于人世，亦何難死殉而同穴。鏡留篋
而生塵，袿在笥而永疊。厭白日之昭昭，愛黃壚之
切切。鵲書出，鬼伯夜催。梧楸蕭颯，陰風淒其。前
無一息，後有萬期。夫窆未畢，婦道其虧。疇事姑舅，
疇拊孤兒。今日何日，非我死時。承歡大人，代子以
媳。中厨甘盞，旦晚上食。婦實勝子，舅焉太息。皇天
降割，復奪我孤。陳氏如綫，董有此雛。視日餘陰，所
爲區區，一旦已矣。我又何圖，從此人世，益贅肱手。
蠅蛸當門，青淚之痕盡血。狐狸吊室，紅顏之骨已

枯葉槭槭而吟秋燈熒熒而照夜不問四時之
暑烏知百卉之開謝睹家杼兮三閤之前聞隣砧
兮霜月之下思蘂砧而無從撫哀絃而莫寫父至
慰藉姑姊相寬破涕爲笑易悲以驢數更伏臘舅
亦益棺且哀且計身後無患惟舅夫之與已壙親
拮据而力殫既封且樹避濕就乾含殮悉脩喪葬
咸安雖夫君之木已拱而同歸之盟未寒死其時
矣決裂何難當夫君之將葬前一日而長逝給女
奴以勿洩竟闔戶而自縊卒不後而不先求無負

同穴之初志距其夫之淪徂直閱歷乎八禩欣歲
月之邁邁信蜉蝣之若寄假食飲于生人無一日
而不爲死計計詎但乎朝夕吾欽其處心而積慮
匪比猝急而引決實乃從容而就義泉路其家人
世郵程從夫窀穸萬古長冥懿懿靈氣懋懋嘉城
天寒木落春回草榮彤管紀其今淑上帝錄其堅
貞豈終闕于幽壤將牲舉于瑤京

柳真館集卷之三十一

四明屠 隆緯真著

會稽呂胤基充符選

祭文

祭君典墓文

嗚呼君典墓宿州矣齒豁雖陳霧明不滅其上直
紫宸玉清之班司黃錄而典金笥乎其下克明晨
都監惣地下主者乎其再來刼世茂明鴻烈高議
雲臺了未了之緣竟未竟之志炳煥煜雪照燭天

壞也是皆不可知而徒見一棺土坯四郊藜莠烟
霧冥濛霜風淒淒墜葉逐孤兔飛沙吹野燐生平
英雄若何而一旦至此能不摧心以君典之才之
年斯時政宜入侍金華立交戟握如緣銀不律以
進退今古斧藻太平出坐高牙大纛南征夷北討
虜獻俘封觀以酬宿誓白猿黃石磊塊勾懷又不
然而裹糧蠟屐登名山探洞府采藥尋僊與二三
煙朋霞友短橈輕吹出具區笠澤湖口嘯歌搔首
而問青天又不然而開華堂入典房擁妖麗聽笙

乎一朝有事棄妻子如遐迹是皆天之所以假
雄者柰何曾不一有而輒冥冥漠漠去與狐狸山
鬼隣乎嗟嗟君典已矣方君之計來由拳僕推去
不信無何信矣猶愴怛以疑夫夫非死者豈其夢
邪五年而遇一宛陵老僧小白華山下偶與君汲
典之死老僧曰我國寧有死沈郎彼屬甞有所避
要尚在人間心知其非至言乃作有情癡猶朕兒
萬一老衲之口有據也道家有太陰易形死百年
而起君典無乃是邪僕低回俯仰君典而前無有

君典君典而後亦無有君典其氣無所不苞而其
才無所不辦古有如酒催平樂花宿杜陵君能之
朝提猛士夜接詞人君能之家散萬金身留一劍
君能之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君能之三尺七首
一腔熱血君能之淚洒冰天雲霓銷雪窖君能之
八柱擎天四時成歲君能之朝披一品衣夜抱九
僊骨君能之功成不受徒步歸南岡君能之若而
人者天即留之以雄快當時跌宕異代亦胡不可
而溘先朝露蚤闕下泉而世之狡僂者軟猾者

積威施者、醜讐包然者、椎鄙貪婪者、逞逞富貴而
白首門祚鼎盛、子孫繁昌、則何說邪、豈被凡夫造
物棄而不收、而此英物鉅人、帝所急也、棄故長年
急故短世也、然汾陽鄴侯、歿不其然、又胡可詰
也、嗟乎、君之生也震旦、爲馳君之死也山河冷落、
君之所關於此世、畛詎細故矣、君與僕結昏後約
俟朝共努力、前期人緣差、了擇一溪山、溪僻處若
武陵桃源者、同結廬家焉、而講求度世大道、遠追
園綺、近希馬劉、盟猶皦日、奈何棄之而去乎、今者

僕墨綬去身黃冠加首。傲君之霸。蚤遇至人。授金液還丹大道業。遣累剗心。以從事密緯。而君不在矣。茫茫宇宙。曠復爲余丹房伴侶者。能不悲哉。古人垂論於甘井。至道取喻於用薪。葆光嗇神。可以久視。君乃以才名累身。以多事損精。犯道家所大忌。卒天天年。殆不無遺憾焉。要之有數在爾已。余曾與君同病。而今庶其免矣。生天之福。君故應自有之。不然者。再來而與余世外了所未了。竟所了竟。以踐誓盟。亦余之上願也。千里遠來。哭君墓下。

惟君之霸鑒秉

祭王季夏太史文

噫嘻乎季夏死耶死而潞水之陰萬里歸骨耶
蘭與蕙未秋而零耶黃鸝玉璫何蚤豐折耶美如
者果不祥耶季夏有不可死者六先君給事公從
中秘授諫垣以言事忤權貴擯落草野抱經濟長
才齎志以歿季夏鵲起人謂天道先君未竟之志
將在季夏此不可死者一也母夫人從給事公艱
難險阻實離百憂晚季而見其子蚤致青雲纓纓

影組方用愉快詎宜今老而一朝睹其夭折此不可死者二也季夏年甫三十尚未有子鄧攸無兒古今嗟傷季夏不發與伯道同戚文章延千秋之名而本支絕一綫之脉季夏何辜而被此酷毒此不可死者三也季夏蚤慧爲制義則制義爲古文辭則古文辭蒲葦易長驟羸速肖舞象操弧束髮登壇朝對公車暮埒金華不數載而著英文藻聞于四域猶以春秋方茂鋪揚氣與汰鍊功少名山之篇尚未究其大成政可研精沈思終意鴻業長

經欲聘短轅遽摧谷使假以歲月必且奪二京之
幟掃六朝之軌彫三光而敝天壤今僅而止斯業
已滴蕩今稍需蓄寧可津涯此不可死者四也少
季以文學受知主上簡在清華上可弔鉉台司
端恭寅亮下可蘭臺離館斧藻太平酬人主報生
平光九族飽妻孥詎不休嘉榮賜哉而尺寸未展
勲名不立四壁有蕭然之歎八口遺飢寒之憂此
不可死者五也季夏少頗踈宕豪舉微有酒德然
飲不過數升中嬰疾疾力刻豪能歸乎清恬方間

廣成無搖之旨求華山希夷之訣將神于澹合氣
于漠潛未見其成而奄焉早世不知者乃謂季夏
意以豪酒自斃世有終身沉湎卒登遐年季夏所
損幾何而輒先朝露使清士蒙世疑訕而不自此
不可死者六也噫嘻乎季夏有此六者必不可死
而玄造頓之竟至短折蒼蒼者天何無情若是其
耶往君在吏館余濫禮轉索接杯酒之驪講稅壇
之業情好甚焉含沙事起幾波及君君慷慨義刑
干色終以不與黨人爲恥事不避難友義良高及

余割籍來歸君亦引疾休沐烟火相望不數還往
余蓋不欲以不祥之身爲故人累使故人早策足
要路津君之道行猶吾道行也疇意其一旦長逝
乎誠意君之一旦長逝也即百遍相過自晝下夜
猶以爲少而何過執鄙滯遂巡引却硜硜焉嫌爪
李之爲乎噫嘻乎君已矣仰瞻帷幙俯察几筵其
物如故其人不存矣身後不朽獨有手定君遺文
以垂來世此我後死者事聞余諸孫田憐在都中
業任之未知其果能勾當而無憾不上下古今文

上亦有顯融長年昌大豐腴昨者亦有白首窮巷
藜藿不充者亦有一命甫占盛季早折者及其畢
命丘墓掩骨玄廬蔓草荒烜狐狸徂徠同一尺耳
至人覩之惣屬幼泡而文何苦分別計度沉痛興
哀于外生之際無乃不達哉君已矣吾亦救淚止
矣且與趨而逝乎太上矣尚饗

祭大中丞滕公文

代郡大夫作

維我大中丞滕公之出撫全瀾也歲屬大侵羅刹
以東雲霓以西閭閻磬磬道殣相望公力陳吳越

饑狀當宁下令議貸議賑諸所爲响沫郊翼元元者毛髮不愛枵腹含哺全活無算大疫繼之公視疾有醫死有殮齋潔祈禳爲黔首請命上帝甚渠而禁民間一切歌舞淫汰以使無干袂怒而銷沴釀蘇嚴繩諸司之墨者苛者以儆官邪寧黎庶歲遂以有秋是公之有大造于東也今春三月公行部海上適島夷內訌舟師大破之灌門斬馘獻俘方馳至庠林奏捷疫復大作公且圖悉力蘓拯而身亦廼以疾卒於官矣詎非所謂以勞定國以死

勤事者耶嗚呼公爲東南造福而卒與旣會方力
爲黔黎裨崇而身不免於災如天道何以公功德
崇索尚可不死死可不以疾公今若斯爲壽者思
矣豈小陽九百六之數非人力所輓而而公固輓
之爲不厭天心耶今天子仁聖海內乂安公爲撫
臣忠勤在事互召太和臻嘉祥而旣崇若此此誠
我曹諸司無良獲戾境內以爲我公災公如可贖
也我曹即百身願之公繇銓曹出督學全浙埏埴
多士士蒸蒸嚮風自是歷藩臬長以至開府中丞

車轍馬跡半在海塘聲名惠澤之添流東土久矣

公今告賢士哭於宮農號於埜吏戚於堂成悲於
伍肆停轡歌春罷相杵計聞廟堂至尊震悼歎失
良輔行且輟朝徹樂減膳嗚呼哀哉某等忝在屬
吏推賢雪涕若喪至戚霧輒素旆蕭颯南矣吳山
雲結香灤漲吼南望哭奠傷如之何於是某某又
相率爲之輓歌歌曰建牙擁節弓以臨江煥素車
車蕭蕭兮返於閩山羗獨逢此歲之大祲兮心焦
勞而離百難方籲神霧而祓除兮曰篤元元之祐

也胡其身之不辰兮溢而先

夫零露也亂曰玄

雲困兮淒風緊兮大星隕兮疇卹我隱兮疇勸我
殫兮孤嫠之腹剗辨兮我心涕其枚兮尚嚮

庚寅歲姚江呂

氏栖真館藏板